# 宋高僧傳/卷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七

宋高僧傳
卷第十八

卷第十九

宋高僧傳卷第十八

感通篇第六之一〈(正傳十五人附見三人)〉

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

釋檀特師者，一名慧豐，不知何許人也。身雖剃染，率略無檢制，飲酒啖肉，語默無常。逆論來事，後必如言。居于武威，肆意狂逸。時宇文仲和為刺史，請之入州，歷觀廄庫，乃云：「何意畜他官物邪？」仲和不諭其旨，怒之，不令在城。未幾，仲和拒不受代，朝延令獨孤信擒之。仲和身死，資財沒官。周文聞之，降書召之。檀特至岐州，會齊神武來寇玉壁，檀特曰：「狗豈能到龍門邪？」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。侯景未叛東魏之前，忽捉一杖，杖頭刻為獼猴形，令其面常向西，日夜弄旆。又索一角弓牽挽之。俄而侯景啓降，尋復背叛歸梁，皆可徵驗。至大統十七年春初，忽著一布帽。周文左右驚問之。檀特曰：「汝亦著，王亦著也。」至三月而魏文帝崩。復取一白絹帽戴之，左右復問之。檀特曰：「汝亦著，王亦著也。」未幾丞相夫人薨。後復戴，問對同前，尋丞相第二子武邑公薨。其事驗多如此也。俄而病卒，周文命葬之。

後魏晉陽河禿師傳

釋河禿師者，不詳何許人也。魏孝昌中，於晉陽市肆間行往，乍愚乍智，作沙門形。時人不測，止呼為河禿師。及齊神武誕第二子洋，文宣帝也，武明太后見家貧甚，與親戚言及家計，正憂飢凍死耳。洋方生數月，尚未能言，欻言曰：「得活。」二字分明。太后左右大驚，而不敢言，謂為妖怪。時傳禿師神異，射事多中，巧誘而至。太后意占其兒子早言為怪，乃徧見諸子。文襄魏永熙後旁以祿位歷問之，至洋再三舉手，指天而已，口無所言。若諸子，皆別無舉措矣。後不測其終。

## 陳新羅國玄光傳

釋玄光者，海東熊州人也。少而穎悟，頓厭俗塵，決求名師，專修梵行。迨夫成長，願越滄溟，求中土禪法。於是觀光陳國，利往衡山，見思大和尚，開物成化，神解相參。思師察其所由，密授《法華安樂行門》。光利若神錐，無堅不犯，新猶劫貝，有染皆鮮。稟而奉行，勤而罔忒，俄證《法華》三昧，請求印可。思為證之：「汝之所證，真實不虛，善護念之，令法增長。汝還本土，施設善權，好負螟蛉，皆成蜾蠃。」光禮而垂泣，自爾返錫江南。屬本國舟艦附載，離岸時，則綵雲亂目，雅樂沸空，絳節霓旌，傳呼而至。空中聲云：「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。」光拱手避讓，唯見青衣前導，少選入宮城，且非人間官府。羽衛之設也，無非鱗介，參雜鬼神。或曰：「今日天帝降龍王宮，請師說親證法門，吾曹水府蒙師利益。」既登寶殿，次陟高臺，如問而談，略經七日。然後王躬送別，其船泛洋不進。光復登船，船人謂經半日而已。

光歸熊州翁山，卓錫結茅，乃成梵剎。同聲相應，得法者蟄户爰開，樂小迴心，慕羶者蝘連倏至。其如升堂受荊者一人，入火光三昧一人，入水光三昧二人，互得其二種法門。從發者彰三昧名耳。其諸門生，譬如眾鳥附須彌山，皆同一色也。光末之滅，罔知攸往。南嶽祖構影堂，內圖二十八人，光居一焉。天台國清寺祖堂亦然。

系曰：夫約佛滅後，驗入道之人，以教理行果四法明之，則無逃隱矣。去聖彌近者，修行成果位證也。去聖稍遙者，學教易見理親也。其更緜邈者，學教不精，見理非諦。夫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，斯頓心成佛也。理佛具足，行布施行，曾未嘗述行佛，具體而微。東夏自六祖已來，多談禪理，少談禪行焉。非南能不說行，且令見道如救頭然之故。南嶽思師切在兼修，乘戒俱急，是以學者驗諸行果。其如入火光三昧者，《處胎經》中以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，剎土洞然。愚夫謂是遭焚。若入水界三昧，愚夫見謂為水，投物于中。菩薩心如虛空不覺觸嬈者，此非二乘所能究盡也。斯乃急於行果焉。無令口說而身意不修，何由助道耶？

## 隋江都宮法喜傳

釋法喜，南海人也，形容寢陋，短弱迂疎，可年四十許。嶺表耆老咸言：「兒童時見識之，顏貌如今無異。」蠻蜒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。亦自言舊識廬山慧遠法師，說晉宋朝事，歷歷如信宿前耳。平素時悄默，見人必語，語必含深意。吉凶之徵，有如影響。人亦不欲與喜相見，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。陳朝馬靜為廣州刺史，方上任，喜直入州上廳事，畫地作馬頭形，以示其子而去。靜本扶風名族，雄勇多武略，不閑事體。及臨州也，每出行部，從甲士數萬，旌旗劍戟，若虹霓映乎霜雪，言以此可用威邊徼。其奢僭過度，王者之不若，被人誣告謀反。靜懼，即遣妻子百餘人入朝，示無圖變。陳主猶惑，遣臨汝侯觀其形勢曰：「必有反狀，便可行戮。實無逆謀，直往代之。」臨汝利其財產，至州不驗是非。靜恃心無異，束手詣臨汝，便叱左右擒而斬之。此畫地之明効矣。喜之先見，皆同此類。

煬帝聞之，追來揚州。未久，宮內樹一堂新成。喜忽忽升堂觀覽，俄驚走下階，唱言「幾壓殺」！其日夜闌，大雨堂崩，斃者數人，其後又於宮內環走，言索羊頭。帝聞惡之，責以狂言，勅鎖著一室。數日，三衛於市見喜坦率遊行。還奏，勅所司覆驗禁閉之處，門鑰如故。守當者云：「喜見在室內。」於是開户，見袈裟覆一聚白骨，其鑰貫項骨不脫。帝甚驚怪，勅遣長史王恆疾往驗之，袈裟覆白骨，骨皆鉤鑰相連，鐵鑰縻其項骨。帝聞愕然稱嘆，尤增信重，勅令勿輕搖蕩，曰：「聖者神變無方。」至暮，喜還在室，或言或笑，守門復奏。帝令脫鑰，縱其所適。有於一日赴數家齋食，或時飲酒啖肉，都無拘忌。俄而有疾，常所卧牀自撤薦席，櫬簣而欹寢。令人於下鋪炭甚熾，數日而終，半身焦爛，葬于香山寺側。後四年，南海郡奏喜見還在郡。勅遣開棺，空無所有矣。

## 隋洺州欽師傳

釋欽師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大業中，至廣平，形神乖謬，造次難知，發語不常，既往爰中。見靈通寺樹甎浮圖五級，欲務高敞，工作殺雜。欽望而笑，謂寺眾曰：「造此奚為？」眾曰：「功德佛事，須用壯觀，法師何斯怪問耶？」笑曰：「造烽火樓也。」當時緇伍互相非之曰：「風狂輩言，何可取！」至九年，塔尚未成，賊寇四起，州官警嚴，於浮圖上置候望烽火，方信欽言不妄矣。在所耆舊亦不知欽從何而來。止宿之處，亦無蹤跡。然則時時變身，在豕彘之牢，即隨豚猯群隊。童子馬世達等數人覩欽始變之時，乃停留伺察，意更觀其復人形也。後果忽復形，却於看人之後大叫曰：「你輩欲何所觀耶？」群人驚愕，合掌拜之。其變無常，皆若此也。及天下喪亂，亦失欽聲迹矣。

系曰：魏隋之僧且多應現者何？通曰：「菩薩作用，隨類化身，以神通為遊戲耳。於遊戲而利益世主焉。」或曰：「魏、齊、陳隋與宣師耳目相接，胡不入《續傳》耶？」通曰：「有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亦猶大宋文軌既同，土壜斯廣，日有奇異。良難徧知。縱有某僧也，其奈史氏未編，傳家無據，故亦闕如，弗及錄者，留俟後賢者也。

## 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〈(木叉慧儼慧岸)〉

釋僧伽者，蔥嶺北何國人也。自言俗姓何氏，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，便命為康僧會也。然合有胡梵姓名，名既梵音，姓涉華語。詳其何國，在碎葉國東北，是碎葉附庸耳。伽在本土，少而出家。為僧之後，誓志遊方。始至西涼府，次歷江淮，當龍朔初年也。登即□名於山陽龍興寺。自此始露神異。初將弟子慧儼同至臨淮，就信義坊居人乞地，下標誌之，言決於此處建立伽藍。遂穴土獲古碑，乃齊國香積寺也。得金像衣葉，刻普照王佛字，居人嘆異云：「天眼先見，吾曹安得不捨乎？」其碑像由貞元、長慶中兩遭災火，因亡蹤矣。嘗卧賀跋氏家，身忽長其牀榻各三尺許，莫不驚怪。次現十一面觀音形，其家舉族欣慶，倍加信重，遂捨宅焉。其香積寺基，即今寺是也。由此奇異之蹤，旋萌不止。

中宗孝和帝景龍二年，遣使詔赴內道場，帝御法筵言談，造膝占對休咎，契若合符。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。四年庚戌，示疾，勅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。三月二日，儼然坐亡，神彩猶生，止瞑目耳。俗齡八十三，法臘罔知。在本國三十年，化唐土五十三載。帝慘悼黯然。于時穢氣充塞，而形體宛如，多現靈迹。勅有司給絹三百疋，俾歸葬淮上，令群官祖送，士庶填閭。五月五日，抵于今所。帝以仰慕不忘，因問萬迴師曰：「彼僧伽者何人也？」對曰：「觀音菩薩化身也。經可不云乎？應以比丘身得度者，故現之沙門相也。」

初伽化行江表，止嘉禾靈光寺。彼澤國也，民家漁梁矰弋交午。伽苦敦喻，其諸殺業陷墮於人，宜疾別圖生計。時有裂網折竿者多矣。伽閑而宴息，見神告曰：「天方亢陽，百姓苗死身胡藏？其懶龍耶！」伽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神曰：「若今夕但小指出窗隙外，其如人何？」伽依之，其夜霆擊異常，質明視指，微有紅線脉焉。伽曰：「吾與此壤無緣。」乃行抵晉陵，見國祥寺荒廢，乃留衣於殿梁而去，後人聞異香芬馥。伽嘗記之曰：「伊寺有人王重興。」去三十年後，果有僧俗姓全，為檀那矣。通天萬歲中於山陽眾中懸知嫌鄙伽者，乃昌言曰：「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，勿生橫議。」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：「汝有財施吾，可寬刑獄。汝所載者剽略得耳。」盜依言盡捨，佛殿由是立成。無幾，盜敗，拘於揚子縣獄。伽乘雲下，慰喻言無苦。不日，果赦文至，免死矣。昔在長安，駙馬都尉武攸暨有疾，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，聲振天邑。後有疾者告之，或

以柳枝拂者，或令洗石師子而瘳，或擲水瓶，或令謝過。驗非虛設，功不唐捐。却彼身災，則求馬也；警其風厄，則索扇歟。或認盜夫之錢，或咋黑繩之頸，或尋羅漢之井，或悟裴氏之溺，或預知大雪，或救旱飛雨，神變無方，測非恒度。中宗勅恩度弟子三人，慧岸、慧儼、木叉各賜衣盂，令嗣香火。洎乎已滅，多歷年所，嘗現形往漢南市漆器。及商人李善信船至寺覓買齋器，僧忽見塔中，形像凝然，而指曰：「正唯此僧來求買矣。」遠近嗟嘆。又嘗於洪井化易材木，結筏而至焉。大曆中，州將勒寺知十驛，俾出財供乘傳者。至十五年七月甲夜，現形于內殿，乞免郵亭之役。代宗勅中官馬奉誠宣放，仍賣捨絹三百疋、雜綵千段、金澡罐、皇太子衣一襲，令寫貌入內供養。又乾元中，州牧李〈(亡名。)有推步者云：「為土宿加臨，災當惡弱。」伽忽現形，撫李背曰：「吾來福至，汗出災銷。」後無他咎。嘗於燕師求氈罽，稱是泗州寺僧。燕使賚所求物到，認塔中形信矣。遂圖貌而歸，自燕薊展轉傳寫，無不徧焉。長慶元年夜半，於州牧蘇公寢室前歌曰：「淮南淮北，自此福焉。自東自西，無不熟矣。」其年獨臨淮境內有年耳。二年，寺塔皆焚，唯伽遺形儼若無損。咸通中，龐勛者本徐州戍卒，擅離桂管，沿路劫掠，而攻泗州圍逼其城。伽於塔頂現形，外寇皆睡，城中偶出擊之，驚竄而陷，宿州以事奏聞，仍錫號證聖大師也。文德元年，外寇侵軼，州將嬰城拒敵。伽現形於城西北隅。寇見，知堅壘難下，駭而宵遁。大順中彭門帥時溥令張諫攻于北城，除勦戮外，有五百餘人拘鞫場中，諫憑桉恍惚間見僧衣紫，誨之曰：「此輩平人，何可殺耶？不如捨之。」言畢不見。諫遂縱之而逸。乾寧元年，太守臺蒙夢伽云：「寒東南少備。」蒙不喻旨，以綿衾法服施之。十二月晦夜半，有兵士踰壘而入，蒙初不知。復夢一僧以錫杖置于心上，冷徹心骨，驚起。蒙令動鼓角，賊驚奔，獲首領姓韓，至是方曉矣。由此多於塔頂現小僧狀，傾州瞻望，然有吉凶表兆于時，乞風者分風，求子者得子，今聞有躬禮者。往往有全不見伽形相者，或見笑容者吉，不然則凶，其不可爰度者如此。泊乎周世宗有事于江南，先攻取泗上。伽寄夢於州民，言不宜輕敵。如是達于州牧，皆未之信。自爾家家夢同，告之，遂降，全一郡生民，賴伽之庇矣。天下凡造精廬，必立伽真相，牓曰大聖僧伽和尚。有所乞願，多遂人心。李北海邕、胡著作浩各為碑頌德。今上御宇也，留心于此。其年三月有尼遊五臺山迴，因見伽於塔頂，作攖孩相，遂登剎柱，捨身命供養。太平興國七年，勅高品白承睿重蓋其塔，務從高敞，加其累層。八年，遣使別送舍利寶貨，同葬于下基焉。其日有僧懷德預搆柴樓，自持蠟炬，焚身供養。災燎之中，經聲不絕。又將欲建浮圖，有巨木三根，沿淮而下，至近浮橋且止，收為塔心柱焉。續勅殿頭高品李庭訓主之。先是此寺因竁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，乃以為寺額。後避天后御名，以光字代之。近宣索《僧伽實錄》，上覽已，勅還其題額曰普照王寺矣。

弟子木叉者，以西域言為名，華言解脫也。自幼從伽為剃□弟子，然則多顯靈異。中和四年，刺史劉讓，厥父中丞忽夜夢一紫衣僧云：「吾有弟子木叉葬寺之西，為日久

矣，君能出之。」仍示其葬所。初夢都不介意，再夢如初，中丞得夢中所示之處，欲施築斸之，見有一姓占居，於是饒錢市焉。開穴可三尺許，乃獲坐函，遂啓之，於骨上有舍利放光。命焚之，收舍利八百餘顆，表進上僖宗皇帝，勅以其焚之灰塑像，仍賜謚曰真相大師。于今侍立於左，若配饗焉。

弟子慧儼，未詳氏姓，生所恒隨師僧伽，執侍缾錫，從楚州發至淮陰，同勸東海裴司馬，妻悋白金沙羅而墮水。抵盱眙，開羅漢井，宿賀跋玄濟家。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旁。自爾詔僧伽上京師。中宗別勅度儼並慧岸、木叉三人，各別賜衣缽焉。

## 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

釋慧安，姓衛氏，荊州支江人也。其貌端雅，紺□青目，降神乃隋開皇初年也。安受性寬裕，不染俗塵，修學法門，無不該貫。文帝十七年，勅條括天下私度僧尼，勘安云，本無名姓，亡入山谷。大業中，開通濟渠，追集夫丁，飢殍相望。安巡乞多鉢食，救其病乏，存濟者眾。煬帝聞之，詔安，遂潛入太和山。至帝幸江都，海內擾攘，乃杖錫登衡嶽寺，行頭陀法。貞觀中，至蘄州，禮忍大師。麟德元年遊終南山，石壁而止。時所居原谷之間，早霜傷苗稼，安居處獨無。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災矣。天皇大帝聞而召焉，安不奉詔。永淳二年至滑臺，草亭居止，中坐繩牀，四方坦露。勅造寺以處之，號招提是也。如是却還家鄉玉泉寺，時神秀禪師新歸寂，咸請住持。安弗從命。天后聖曆二年四月，告門人學眾曰：「各歸閉户。」至三更，有神人至，扈衛森森，和鈴鉠鉠，風雨偕至。其神旋遶其院數遭，安與之語，丁寧教誡，再拜而去。或問其故，曰：「吾為嵩山神受菩薩戒也。天后嘗問安甲子，對曰：「不記也。」曰：「何不記耶？」乃曰：「生死之身如循環乎？環無起盡，何用記為？而又此心流注，中間無閒，見漚起滅者，亦妄想耳。從初識至動相滅時，亦只如此，何年月可記耶？」天后稽顙焉。聞安闕井，勅為鑿焉。安曰：「此下有赤祥，慎其傷物。」將及泉，見蝦蟆金色，蠢然出沮洳間，合其懸記。帝倍加欽重。殆中宗神龍二年九月，勅令中官賜紫袈裟并絹，度弟子二七人。復詔安并靜禪師入中禁受供施。三年，賜摩納一副，便辭歸少林寺。至景龍三年三月三日，囑門人曰：「吾死已，將屍向林間，待野火自焚之。勿違吾願！」俄爾萬迴和尚來見，安猖狂執手，言論移刻，旁侍傾耳都不體會。至八日，閉户，偃身而寂。春秋一百三十許歲，起開皇二年，至景龍三年故也。火焚屍畢，收舍利八十粒，內五粒紅紫色進內，餘散施隨力造塔。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。

## 唐虢州閿鄉萬迴傳

釋萬迴，俗姓張氏，虢州閿鄉人也。年尚弱齡，白癡不語，父母哀其濁氣。為鄰里兒童所侮，終無相競之態。然口自呼「萬迴」，因爾字焉。且不言寒暑，見貧賤不加其慢，富貴不足其恭，東西狂走，終日不息。或笑或哭，略無定容，口角恒滴涎沫，人皆異之。不好華侈，尤少言語，言必讖記，事過乃知。年始十歲，兄戍遼陽，一云安西，久無消息，母憂之甚，乃為設齋祈福。迴倏白母曰：「兄安，極易知耳，奚用憂為？」因裹齋餘，出門徑去，際晚而歸，執其兄書云：「平善。」問其所由，默而無對，去來萬里。後時兄歸云：「此日與迴言，適從家來，因授餅餌其啗而返。」舉家驚喜。自爾人皆改觀，聲聞朝延。中宗孝和皇帝詔見崇重。神龍二年，勅別度迴一人而已。自高宗末，天后時常詔入內道場，賜綿繡衣裳，宮人供事。先為兒時，於閿鄉興國寺累瓦石為佛塔。入內之後，其塔遂放光明，因建大閣而覆之。然其施作，皆不可輒量，出言則必有其故。勅賜號為法雲公，外人莫可得見。

先是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，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。博陵崔玄暐位望俱極，其母盧氏賢而憂之曰：「汝可一日迎萬迴，此僧寶誌之流，可以觀其舉止，知其禍福也。」乃召到家，母垂泣作禮，兼施中金匕筯一雙。迴忽下階擲其匕筯向堂屋上，掉臂而去。一家謂為不祥。經數日，令升屋取之，匕筯下得書一卷，觀之，乃讖緯書也，遽令焚之。數日，有司忽來其家，大索圖讖，不獲，得雪。時酷吏多令盜投蠱道物及偽造祕讖，用以誣人，還令誣告得實，屠戮籍沒其家者多。崔氏非聖人擲匕筯，何由知其偽圖讖也。

中宗末，嘗罵韋後為反悖逆，斫爾頭去。尋而誅死。太平公主為造宅於懷遠坊中，與主宅前後爾。又孝和親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，幸始平，迴出迎駕。時崔日用、武平一、宋之問、沈佺期、岑羲、薛稷皆肅揖，鄭重問訊。諸公曰：「各欲求聖人一言以定吉凶。」摭沈背曰：「汝真才子。」沈不勝其喜曰：「聖人與我受記，諸子不可更爭。」又謂武曰：「與汝作名佛童，當無憂也。」目羲稷有不善之色，岑以馬避之，目稷云：「此多是野狐，其言何足懼也？」乃顧云：「汝亦不免。」及羲稷之誅，人益貴重。同時有僧伽，化迹不恒。中宗問迴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迴曰：「觀音之化身也。」貞觀中，三藏奘師西歸云：「天竺有石藏寺，奘入時見一空房，有胡牀錫杖而已。因問此房大德，咸曰：『此僧緣闕法事，罰在東方，國名震旦，地號閿鄉，于茲萬迴矣。』」奘歸求見，迴便設禮問西域，宛如目矚。奘將訪其家，迴謂母曰：「有客至，請備蔬食。」俄而奘至。神異之迹，多此類也。正諫大夫明崇儼者，道術之士，謂人曰：「萬迴神僧也。」玄宗潛龍時，與門人張暐等同謁。迴見帝甚至褻黷，將漆杖呼且逐之，同往者皆被驅出。曳帝入，反扃其户，悉如常人，更無他，重摭背曰：「五十年天子自愛，已後即不知也。」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，故傾心翼戴焉。五十年後，蓋指祿山之禍也。睿宗在邸時，或遊行人間。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：「天子來。」或曰：「聖人來。」其處信宿間，帝必經過徘徊也。惠莊太子，乃睿宗第二子也，天后曾抱示迴，曰：「此兒是西域大樹

精，養之宜兄弟也。」安樂公主，玄宗之季妹，附會韋后，熱可炙手，道路懼焉。迴望車騎，連唾之曰：「腥，腥，不可近也。」不旋踵而禍滅及之。帝愈知迴非常人也，出二宮人日夕侍奉之，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。暨迴垂卒，而大呼遣求本鄉河水，門人徒侶求覓無所。迴曰：「堂前即是河水，何不取耶？」眾於階下掘井，河水湧出，飲畢而終。迴宅坊中井皆鹹苦，唯此井甘美。後有假託，或稱小萬迴，以惑市里，多至誅死焉。至于終後，右常侍徐彥伯為碑，立閿鄉玉澗西路矣。

系曰：日行萬里，非人必矣。為鬼神邪？為仙術邪？通曰：「觀行知人，迴無邪行，非鬼神也。無故作意，非仙術也。此得通耳。故《智度論》中此通有四：一身能飛行，如鳥無礙；二移遠令近，不往而到；三彼沒此出，四一念能至。」或曰：「四中迴具何等？」通曰：「俱有哉，故號如意通矣。《瑜伽論》神境同也。云或羅漢有大堪，能現三神變焉。」

## 唐齊州靈巖寺道鑒傳

釋道鑒，姓馮氏，吳郡人。未知從來，而居歷下靈巖山寺，蹤迹神異，不測僧也。元和中，有馮生者，亦吳郡人也，以明經調選未捷，因僑寄長安。一日見老僧來，詣馮居，謂之曰：「汝吾姓也。」因相與往還，僅于歲餘遂注擬作尉于東越。方務治裝，鑒負錫來告去。馮問：「師去，安所詣乎？」鑒曰：「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，薄遊神京，至今正十年矣。幸得與子遊，今歸舊所，故來相別。然吾子尉于越鄉，道出靈巖寺下，當宜一訪我也。」馮諾之曰：「謹受教矣。」數日，馮出關東之赴任，至靈巖寺門，立馬望曰：「豈非鑒師所居寺乎？」即入訪之。時一僧在庭，馮問：「道鑒上人廬舍安在」？僧曰：「此寺無道鑒。」馮疑異，默而計曰：「鑒公純直，豈欺我乎？」於是獨遊寺中，行至西廡下，忽見壁畫一僧，與鑒師貌同。馮大驚嗟：「鑒師果異人歟？且能降神與我交。」久之，視其真相旁題云：「馮氏子，吳郡人也。年十歲學浮圖法，以道行有聞，卒年七十八。」馮閱其題，方悟云「汝吾姓也」，言非謬矣。

一說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，有靈巖山寺，西北廡下畫沙門形，云是梁天監十五年作遊方居士狀，經過山寺，寓過宵宿，而於僧廚借筆硯，僧眾皆不留意。詰旦，僧徧搜索而亡有客，見殿隅畫一梵僧，面骨權奇，膚色皴黑，眉長且垂，眸子電轉，眥間青白，昂鼻方口，張脣露齒，擎拳倚右肩之上，身屈可長一丈五寸，衣麁衲袈裟，臂擐大珠，徒跣。眾見驚懾，莫測其來。遠近咸格，有焚香禮歎者，有請福禳災者。或於晴夜，殿中□窣，聞有行道之聲。由是鳥雀不敢污踐簷楹之間矣。然則鄉人謂之靈巖和尚，或云靈巖聖僧。嘗見形謂一老姥曰：「貧道好食茭粽。」疑是聖者，翌日持簞入殿供養，乞今年別三月三日民競送之，以菰蔣葉角黍米　　之，吳人謂之茭粽也。唐先天二年，陸魯

公子疾，鑿工未驗，公憂慮增劇。門遇一僧分衛，屈入，遂索水器含噀之，即時病間。魯公喜，贈物頗豐，了不迴視。遂問：「和尚居處何寺？」答曰：「貧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。郎君為官江表，望入寺相尋。」斯須已去。未久，調補尚書祠部郎，續遷桂州廉使。常念當年救病之僧，迂路姑蘇，入靈巖寺覓焉。乃說其形貌，合寺僧云：「非此所有。」陸盡日徘徊不忍去，忽於殿中見聖者形，曰：「往年療某者，此僧也。」寺僧說其由致，通感難知。陸捨錢數萬，備香火之資，却留旬日，供養方去。又寺中淨人每於像前占燭燈，添油助燼，意盜油塗髮耳。居無何，其髮焦卷而墮，傍人勸令禮懺，別買麻膏增炷，平復如初。又武宗將廢佛教也，近寺有陸宣者，夢聖者云：「受弟子供施年深，今來相別，且歸西天去也。」宣急命畫工圖寫真貌。至會昌五年，毀拆寺宇，方知告別之意焉。距咸通七年蝗災，爾時彌空亘野，食人苗稼，至於入人家食繒帛之物。百姓徬徨，莫能為計。時民人吳延讓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像前焚香泣告，即日蟲飛越境焉。乾符五年，寺眾當詣闕乞鐘歸寺，差僧撰日登途。聖者先入右神策軍本局，預陳囑託。及正請鐘僧到，見司吏，怪問：「數日前有僧來，云隸蘇州靈巖山寺。」其僧曰：「某行無伴侶。」後右軍胥因事遊吳，見壁畫云：「此是七月中曾來司內計會鐘僧也。」然吳中極彰靈異，且不測厥由。曾有梵僧來，禮畫像云：「智積菩薩何緣在此？」歎嗟彌久，而自此號「智積應身」也。

系曰：同異之說，史氏多之，今詳寺曰靈巖，僧畫像，此為同也。州曰歷下、始蘇，遇者曰陸與馮，此為異焉。斯蓋見聞不齊，記錄因別也。原夫聖人之應身也，或南或北，或漢或胡，或平常之形，或怪差之質，故令聞見必也有殊。復使傳揚自然多說。譬猶千里之外，望日月以皆同，其時邊旁雲物狀貌有異耳。既是不思議應現矣，則隨緣赴感，肆是難同。可發例云：「所傳聞異辭也。」

## 唐武陵開元寺慧昭傳

釋慧昭，未詳何許人。其為僧也，性僻而高，恒修禪定，貌頗衰羸，好言人之休戚，而皆必中。與人交言，且不馴狎。閉關自處，左右無侍童。每日乞食，里人有八十餘者云：「昭居此六十餘年，其容貌無異於少時昔日也。」但不知其甲子。元和中有陳廣者，由孝廉調為武陵官，而酷好浮圖氏。一日因詣寺，盡訪諸僧，昭見廣，且悲且喜曰：「陳君何來之晚乎？」廣愕然，自揣平生不識此僧，何言來晚？乃曰：「未嘗與師遊，何責遲暮？」昭曰：「此非倉卒可言，當為子一夕靜話，方盡此意。」廣甚驚異，後時詣昭宿，因請其事。昭曰：「我劉氏子，宋孝文帝之玄孫也。曾祖鄱陽王休業、祖士弘，並詳於史氏。先人文學自負，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。子良招集賢俊文學之士，而先人預焉。後仕齊梁之間，為會稽令。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，年三十方仕於陳，至宣帝時

為卑官，不為人知，徒與沈彥文為詩酒之交。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多聚賓客，大為聲勢，各恃權寵，有不平心。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。及叔陵被誅，吾懼不免，因皆銷聲匿跡于林谷，拾橡栗而食，掬溪澗而飲。衣一短褐，雖寒暑不易，以待所憂之所定。無何，有一老沙門至吾所居曰：『子骨法甚奇，當無疾耳。』彥文再拜請其藥，曰：『子無劉君之壽，奈何？雖服吾藥，亦無所補。』遂告別，將去，復謂我曰：『塵俗以名利相勝，竟何有哉？唯釋氏可以捨此矣。』恭納其言，自是不知人事，凡十五年。又與彥文俱至建業，時陳氏已亡，宮闕盡毀。臺城牢落，荊榛蔽路，景陽井塞，結綺基頹，文物衣冠，蕩然而盡。故老相遇，相攜而泣，且曰：『一人無良，已至於是，隋氏所滅，良可悲乎！』又聞後主及諸王皆入長安，乃率沈挈一囊乞食於路，以至關中。吾長沙王之故客也，恩遇甚厚，聞其遷往瓜州，則徑往就謁。長沙王長於綺紈而早貴盛，雖流放之際，尚不事生業。時方與沈妃酣飲。吾與沈再拜於前，長沙悲慟，久之瀝泣而起，乃謂吾曰：『一日家國淪亡，骨肉播遷，豈非天乎？』吾自此且留晉昌，氐羌之塞。數年而長沙殂，又數年彥文亡，吾因剔□為僧，遁迹會稽山佛寺，凡二十年，時已百歲矣。雖容體枯瘠，而筋力不衰，尚日行百里。因與一僧同至長安，時唐高祖已有天下，建號武德。至六年，吾自此或居京洛，或遊江左，至於三蜀五嶺，無不住焉，殆今二百九十年矣。雖烈寒酷熱，未嘗有微恙。貞元末，於此寺夢一丈夫，衣冠甚盛，熟視乃長沙也。吾迎延坐，話舊傷感，如平生時。而謂吾曰：「後十年，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，師其念之。」乃問之曰：『王今何為？』曰：『冥官極尊。』既而又泣曰：『師存而我之六世矣，悲夫！』吾夢覺，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，至去歲凡十年，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，尚怪君之未至。昨因乞食里中，遇邑吏訪之，果得焉。及君之來，又依然長沙之貌也。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！故訝君之晚也。」已而悲惋，泣下數行，因出經笥示之。廣再拜，願執屨錫為弟子。昭曰：「君且去，翌日當再來。」廣受教而還，明日至其居，昭已遁去，莫知其適。時元和十一年也。至大和初，廣為巴州掾，於山南道路逢昭，驚喜再拜曰：「願棄官，請從師為物外之遊。」昭亦許之，其夕偕舍于逆旅。至天將曙，廣早起而省昭已去矣。廣茫然若有所喪，神情沮敗，自是盡不知所往也。然則昭自梁普通七年生，于時歲在丙午，下至唐元和十年乙未，凡二百九十年，則與昭言如合符契焉。

系曰：慧昭既三百年住世也，前不可測，後未可涯，與夫賓頭羅睺尊者一貫，胡不念恩地之裔孫邪？通曰：「神仙隔一塵，猶未可與之遊。且廣是具縛凡夫，昭為度世上士，飛鳶與淵魚，蹤迹相遠，此何怪歟？

## 唐岸禪師傳

釋岸禪師，并州人也，約淨土為真歸之地。行方等懺，服勤無缺。微有疾，作禪觀不虧，見觀音、勢至二菩薩現於空中，持久不滅。岸召境內畫人，無能畫者，忽有二人云從西京來，欲往五臺，自樂輸工。畫菩薩形相績事畢，贈鞍二緉，忽隱無蹤。岸知西方緣熟，告諸弟子云：「吾今往生，誰可偕行？」有小童子稽顙曰：「願隨師去。」乃令往辭父母，父母謂為戲言，而令沐浴，著淨衣，入道場念佛，須臾而終。岸責曰：「何得前行？」時岸索筆讚二菩薩曰：「觀音助遠接，勢至輔遙迎，寶瓶冠上顯，化佛頂前明。俱遊十方剎，持華候九生。願以慈悲手，提獎共西行。」述讚已，別諸弟子入道場，命門徒助吾念佛，端坐而終，春秋八十。時垂拱元年正月七日也。

## 唐會稽永欣寺後僧會傳

釋後僧會者，本康居國人也，以吳赤烏年中謁大帝。初吳人未識僧形，止曰胡人入境。乃祈舍利已，令帝開悟。末主天紀四年，會尸解，真身隱焉。至唐高宗永徽中見形于越，稱是遊方僧，而神氣環異，眉高隆準，頤峭眸碧，而瘦露奇骨，真梵容也。見者悚然，罔知階位。時寺綱糾詰其厥由，罵而驅逐。會行及門，乃語之曰：「吾康僧會也，苟能留吾真體，福爾伽藍。」躑步之間，立而息絕。既而青目微瞑，精爽不銷，舉手如迎揖焉，足跨似欲行焉。眾議偃其靈軀，窴於窀穸，人力殫矣，略不傾移。雖色身堅牢，而彊事膠漆，遷于勝地，別立崇堂。時越人競以香華、燈明、繒綵、旛蓋、果實、衣器，請祈心願，多諧人意。

初越之軍旅，多寓永欣，其婦女生產，兵士葷血，觸污僧藍，人不堪其淹穢。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使李若初，且曰：「君侯即領越之藩條，託為遷之軍旅。」語罷，拂衣而去，尋失蹤跡。李公喜而駭，且記其言，後果赴是郡。及上事訖，便謁靈跡，認于時言者，則斯僧也。命撤軍家，勒就營幕。又疋婦夜臨蓐席，且無脂燭，鄰無隙光。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。其夫旦入永欣，認會貌，即是授火救產厄之僧。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。

屬會昌毀永欣也，唯今大善獨留，號開元矣，遂移會身入是寺中。大中之後，有曇休律師為會別創堂宇，廣其供具。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屨，至今越人多以芒鞋油旛上獻，感應□蠁，各赴人家，不可周述。今號超化大師。從永徽至今，未嘗闕其供施焉。沙門虛受為碑紀述焉。

系曰：蔡邕是張衡後身，智威本徐陵前事，驗皆昭晰，理且弗虛。至於聖人功用自在，此亡彼出，利見無方。僧會捐世既遐，唐來化越，立逝屹然，異中之異。苟非應物現形，如水中月，孰能預於是乎？

## 唐京兆法海寺道英傳

釋道英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戒德克全，名振天邑，住寺在布政坊。咸亨中見鬼物，寺主慧簡嘗曰：「曉見二人行不踐地，入英院焉。」簡怪而問之，英曰：「向者秦莊襄王使使傳語『飢虛甚久，以師大慈，欲望排食并從者三百人，勿辭勞也。』吾以報云『後日曉具饌，可來專相候耳。』簡聞之，言以酒助之。及期果來，侍從甚嚴，坐食倉黃，謂英曰：「弟子不食八十年矣。」英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吾生來不無故誤，其如滅東周，絕姬祀。或責以功德，吾平日未有佛法可以懺度，唯以赦宥矜恤惸獨塞之，終為未補。以福少罪多，受對未畢。今此一飡，更四十年方復得食。」因歷指座上云：「此是白起、王翦，為殺害多，罪報未終。」又云：「此陳軫，以虛詐故。」英曰：「王何不從人索食而甘虛腹，此奚可忍乎？」王曰：「慈心人少，餘人不相見。吾緣貴人，不可妄行崇禍，所以然也。」英指酒曰：「寺主簡公將獻。」深有所愧。垂去謂英曰：「甚感此行傷費饜飫，可知弟子有少物即送相償。城東通化門外尖塚，以其銳上而高大，是吾棲神之所。世人不知，妄云呂不韋墓耳。」英曰：「往遭赤眉開發，何有物來？」曰：「賊取不得。」英曰：「貧道非發丘中郎，是出家人，無用物所，必勿將來。」言訖，長揖而去。英感下趣如此，罔知終畢。

## 唐京兆法秀傳

釋法秀者，未詳何許人也。居于京寺，遊於咸鎬之間，以勸率眾緣，多成善務，至老未嘗休懈。

開元末，夢人云：「將手巾袈裟各五百條，可於迴向寺中布施。」覺後問左右，並云無迴向寺。及募人製造巾衣，又徧詢老舊僧俗，莫有此伽藍否。時有一僧，形質魁梧，人都不識，報云：「我知迴向寺處。」問要何所須并人伴等，答曰：「但賚所施物，名香一斤，即可矣。」遂依言授物，與秀偕行。其僧徑入終南山，約行二日，至極深峻，初無所覩。復進程，見碾石一具，驚曰：「此人迹不到，何有此物？」乃於其上焚所賚香，再三致禮哀訴，從午至夕。谷中霧氣彌浸，咫尺不辨，逡巡開霽，當半崖間有朱門粉壁，綠牖琁題，剎飛天矯之旛，樓直觚稜之影。少選，見一寺，分明雲際，三門而懸巨牓曰迴向寺。秀與僧喜甚，攀陟遂到，時已黃昏，而聞鐘磬唱薩之聲。門者詰其所從，遲迴引入，見一老僧，慰問再三，倡言曰：「唐皇帝萬福否？」處分令別僧相隨，歷房散手巾袈裟，唯餘一分。指一房空榻無人，有衣服坐席，似有所適者。既而却見老僧，若綱任之首曰：「其往外者當已來矣。」其僧與秀復欲至彼授手巾等一房，但空榻者，亦無人也。又具言之，老僧笑令坐，顧彼房內，取尺八來至，乃玉尺八也。老僧曰：「

汝見彼胡僧否？」曰：「見已。」曰：「此是將來權代汝主者。京師當亂，人死無數。此胡名磨滅王。其一室是汝主房也。汝主在寺，以愛吹尺八，罰在人間，此常所吹者也。今限將滿，即却來矣。」明日遣就齋，齋訖曰：「汝當迴，可將此尺八并袈裟、手巾，與汝主自收也。」秀禮拜而還，童子送出，纔數十步，雲霧四合，則不復見寺矣。乃持手巾、袈裟、玉尺八進上，玄宗召見，具述本末。帝大感悅，凝神久之，取笛吹之，宛是先所御者。後數年，果有祿山之禍，秀所見胡僧，即祿山也。

秀感其所遇，精進倍切，不知所終。世傳終南山聖寺又有迴向也。

系曰：昔梁武遣送袈裟入海上山，法秀詣迴向寺，燕師命使尋竹林聖寺，此三緣者名殊而事一，莫是互相改作，同截鶴續鳧否？通曰：「聖人之作，猶門內造車，門外合轍，雖千萬里之遠，事亦符合者。蓋無異路，故如樵子觀仙棋，爛柯非止王質。有多人遇棋，且姓名不同，為爛斧柯者不一。今送衣入聖寺多者，亦如此也。

## 唐滑州龍興寺普明傳

釋普明，不知何許人也，或云西域之僧。每談禪法，舉搉玄微，莫可測其沈寥之高遠歟！大曆初年，受胙縣人請居阿蘭若，學者蝟聚。塵中往來，白衣禮而施之，日以千計。或一覩相，自然懲忿窒慾，食甚懷音，沿善革惡，以歲計無央數也。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賈耽者，本謫仙也，優游道學，率略空門。纔覿明也，若羊祜之識舊環，蔡順之見慈母焉。降心延請住州寺，迎引傾郭，巷無居人。由是為人說法，雖老不疲。行疾如風，質貌輕壯。以貞元八年壬申閏十二月十日，囑付門徒，奄然坐滅。生年或云三百歲，以其年百歲者見之，顏容不易之故。依天竺法火化，收舍利二七粒，堅固圓明。群信於明所居禪庭。立塔一所，後遷座於塔下焉。

明亡之後十年，王師西征，安靜邊塞，滑人有材勇者柴清，因覘獫狁，深入虜庭。巡邏者多，乃晝伏夜動，迷方失路，迂直不分。清見明在前導，若老馬之先驅焉。及抵漢城，忽然不見。歸州就塔作禮，遐邇傳之。

## 宋高僧傳卷第十八